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七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魯

隱公攝國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

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

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元妃始嫡

夫人子。宋姓。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謚。諸侯始娶。同姓之國。以娣姪媵。元妃死。次妃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謂之繼室。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婦人謂嫁曰歸。宋以仲子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

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故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七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隱公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周正月。夏之

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

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

好于邾。故為蔑之盟。邾。曹姓。附庸國。儀父。其君之字。克。名也。後服事齊桓。以獎王室。

王命為邾子。至魯。繆公改為鄒。時王未賜命。故不爵。能自通於大國。故貴以字。魯都曲阜。今山東兗州。

府其地。邾。今為鄒。鄒。平縣。比壤。故求好。○秋七月。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餘見王。朝交魯。○惠公之

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

宿。始通也。黃。今在河南杞縣。有外黃。城宿。小國。山東東平州境。○冬十月。庚

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

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

書。公以桓為大子。故讓不為喪主。衛侯會葬。非禮。○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

南鄙。請師于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

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

不書。亦非公命也。豫。魯大夫。私。於請師。翼。邾地。南門。南城門。○十二月。衆

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曰。衆父。公子益師。字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

親臨之。崇恩厚也。公於禮有闕。故不書。日以示慢。

○國累有大事。而非公命。或不與。皆公之不立也。

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

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

故。曰君氏。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

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

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特書于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禮清。今為山東。東阿縣舊有清亭。○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

東門。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

也。羽父翬字。其無君已兆於此。餘詳見衛州吁之亂與宋襄公之弑。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若不舉焉。君將納民

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

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

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

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

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

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

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

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魚通魚。

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魚通魚。

看秋左傳屬事
獵事相近。僖伯。公子驅謚。言人君宜親獵。不宜親魚。蓋君以匡民。而軌物。匡之具。尤必以身為之。率故舉動。不可以輕。其舉也。以旌旗。矛戟之物。於祀戎大事。而講之。以准度。軌法度量。因取鳥獸。皮革齒牙等材。以章明物色。采飾。則軌物以彰。而國家斯治。不然。是謂亂政。而敗亡由之。故既於四時之隙。以蒐苗。獮狩。而復有治兵。振旅。飲至之禮。取其材。以為祭祀。軍國之需。皆先王所制。以防亂也。故必是慎。蒐。索也。擇取禽獸之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順秋氣。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三年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畢則整眾而還。振。整也。旅。眾也。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其獲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故曰昭田獵之制。貴者先殺。賤者以次居後。故曰明列上下之等。明坐作進退。故曰辨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故曰順威可畏。儀可象。故曰習登俎。以供祭祀。登器。以為采飾。不射。不親射。實。菱。芡。魚。鱉之類。資。資。以為名。如棠。設捕魚之備。觀之。棠。今山東魚臺縣有觀魚臺。○竊謂隱固不君矣。然周頌云。有鱣。有鮪。有鰈。有鱣。魚。臺。○竊謂隱固不君矣。然周頌云。有鱣。有鮪。有鰈。有鱣。

鯁鯉。以享以祀。禮經月令云。天子乘舟。薦鮪于寢廟。則魚亦登於俎。而君亦親之者。豈僖伯志在匡諫。姑舉其大而。○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禮諸侯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而祀之。既成。安其主。而祭之。曰考。萬舞也。羽數。執利。人數。舞有二。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王戚。文則左。執籥。右執翟。翟。即羽也。以仲子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而用羽。眾仲魯大夫。用八。八。八。六。十四。人。六。六。八。四。十八。人。四。四。八。三。十二。人。二。二。八。十六。人。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氣。播八方。之。風。手。舞。足。蹈。節。其。制。而。敘。其。情。唯。樂。原。於。八。故。自。天。子。至。士。雖。有。等。殺。而。皆。以。八。魯。止。文。王。周。公。廟。得。用。八。後。他。公。遂。因。而。僭。用。之。今。隱。公。特。立。婦。人。廟。因。問。仲。而。用。六。佾。佾。舞。列。也。○八音。金。鍾。石。磬。絲。琴。

春火
三
真
焉
高
一
卷
之
七
四
直
齊
律

瑟竹簫管土。墳木。祝敵。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

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

其郭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郭也

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

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古者鄰國有急以策書告命公知邾鄭兵

深入宋郭以為憂而使者尚有鄰敵疑忌之心隱實以對故公怒以其所對與求排之旨殊別而止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

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憾恨諫觀魚不

從一等加常禮一等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為公子與鄭戰于狐壤為所執逃

歸怨鄭故厚宋今鄭窺知公怒○夏盟于艾始平于

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故云始艾今山東沂州西有艾山

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秋宋及

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更與鄭平欲

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代邾欲以悅宋

八年春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

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不祀泰山也成王營

志遷都故賜周公近許之田以為朝宿地後世因立

周公別廟焉又王時巡狩至泰山鄭桓公以宣王母

齊桓公以宣王母

齊桓公以宣王母

齊桓公以宣王母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五

弟。故賜其旁。初邑。令助祭泰山。為湯沐邑。時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魯亦不復朝周。故欲以初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死。鄭大夫。初。屬山東費。縣境。○夏四月。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也。鳩。相圖也。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卒。應賜謚。又先未有族。故輩為者。眾云。天子位尊。立有德。以為諸侯。因其所生之地。以賜之。姓。祿之土田。而因命之。以為氏。諸侯位卑。不

得賜姓。唯以其臣之字為之氏。遂以為族。如有能世其官者。即以其官為族。或食於其邑者。以邑為族。故公取無駭之字。展以為其子孫之氏。氏。族一也。謚。氏音之訛。賜姓。賜氏。若舜由媯內。故媯姓。封陳而氏曰陳者。是其類也。官族。若司馬司空之類。邑。若韓趙范魏之類。魯後有展禽。展喜。無駭之後也。若魯三桓。鄭七穆等。皆以公子為宗。其孫以王父字為氏。亦皆以字。而與無駭不同。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郟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不王。王職也。公前雖不救宋。猶未忘宋好。前為伐邾。以說宋。宋尚怨公。不告鄭伐。故公絕其使。鄭乘是隙。以王命來告。公遂與齊謀伐之。防。魯地。曲阜縣境。有防山。公先與邾盟。繼與宋盟。既以宋故伐邾。又以鄭故伐宋。誠二三其德矣。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五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五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五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

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中丘在鄧亦魯地師期出師之期先會非公本期也餘見桓

王伐鄭○鞏於伐鄭伐宋無君之心炳如矣而公略

不思馬何其惜哉

十一年冬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

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

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

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

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

于寯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

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本意立桓鞏乃欲殺桓為已功既知公意復

譖公欲害桓而弑之菟裘魯邑在境舊有菟裘聚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內諱獲

故言止狐壤鄭地尹氏鄭大夫鍾巫尹氏所祭之主

禱之求歸既歸立其主祭之此將祭而齊遇弑寯氏

魯大夫鞏以弑君之罪加寯氏而免已討桓弑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

易禘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禘故

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禘成也盟曰渝

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

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垂越衛地結禘成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十七年春及邾儀父盟于雒尋蔑之盟也秋伐邾宋

志也

其越魯地桓既篡隱位事皆踵以國讓弟而自居於攝雖未協之至正猶藹乎古之遺厚焉特以威信不立而馭臣交鄰俱失其道至羽父邪謀又不能亟斷而立誅乃遭凶殞其禍豈在讓乎而後之議者乃謂讓國以生亂何不達也且七代之君其蓄猜窮忍戕害本支極矣而覆亡更速焉何哉

○隱公追成父志

文姜之亂

附莊公志雙

桓公三年春會于贏成昏于齊也

贏齊邑今山東泰安州境公自與

齊侯會而成昏非禮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

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

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

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

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古者婚禮雖奉

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以致夫人釋之○翬固弑逆之賊豈以逆昏而遂以公子貴之乎

六年秋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

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

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

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

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

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

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

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

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末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

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禮世子生以大牢之禮接見

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上士之妻為乳母三月

自西階君命之名乃降皆以重適也犬牢牛羊豕禮

言世婦兩媵也此宗婦同宗之婦申繻魯大夫以生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

類若孔子象尼丘名丘取物若伯魚生人有饋鯉因

名鯉取父若子同生與父同者其諸國國號及夫官

職至於山川與隱痛疾病六畜犧牲器用玉帛皆不

以名蓋諱禮始於周人死曰終名終曰諱自父至高

祖皆不敢斥名故當預有所避廢名以國不可廢故

也廢職若晉僖公名司徒故廢之改為中軍宋武公

名司空廢之而為司城廢主謂易其名具教二山也

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廢祀謂名豬

則廢豬名羊則廢羊廢禮以諱其名而不用其器帛

不得成禮也隱疾避不

祥也物類也同同日也

十七年春盟于黃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

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

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黃齊地也與齊盟

魯地一畫一之故界不虞忽至之敵兵

事兵事也方盟而即侵齊襄之無良也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

灤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

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時姜氏父

母已卒義無歸寧乃欲如齊公不能制與之偕行故申繻諫云男女各安其室家無相瀆亂禮也無禮必

敗公果有淫弑之慘樂水在山東歷城縣西源自温泉而北達於河除除耻辱之惡也○於此而猶受其

享與其臣同乘桓之魄奪矣豈以弑兄惡大故假手於淫兇乎

莊公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

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

外禮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為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弑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魯臣子於

姜氏為不共天之仇然以母故則宜絕之禮天子嫁女諸侯使同姓國主之此魯主昏與齊因喪故于外

○忘仇而為之主昏喪心甚矣而傳謂之禮不大謬乎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禚齊地一云濟南府未詳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溺魯大夫疾其會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

姜淫于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諂魯以謝慙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

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

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

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慶父以齊不與

公引德以自止書稱臯陶○莊公既從母亂又忘父

能勉種其德為人所降○深仇與之會盟伐國而

復受其侮無人心矣而乃假

虛言以自文君子何善之有

春秋左傳卷之十

齊人殺彭生

魯與邾莒之怨

閔公元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

奔莒。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共仲公子慶父也。齋卜大夫名。

賊弑也。武闈宮中小門。詳見三桓弱公室。

僖公元年秋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

也。虛丘邾地。戍之欲以侵魯。既不克歸。公邀而敗之。○其事始末不見經傳。蓋有關文。杜註臆說。孔疏亦言其無。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

之弟挈。莒以歸慶父為已功。故求賂。友敗而獲之。鄆魯地。詳見三桓弱公室。

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皐與有

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

風也。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

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皐濟。而修祀紓禍也。

任。今為山東鉅野縣。宿。已前見。顓臾。今山東費縣。有顓臾城。須句。今為山東東平州。大皐。伏羲也。

四國皆其後。故主其祀。司主也。近濟水。因并祀之。以與諸夏同服王事。成風。須句女也。保安也。蠻夷。謂邾。

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亂也。紓。解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馬。禮也。得恤小秋。寡之禮。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蠱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

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

縣諸魚門。詩小雅言常懷戒懼。又詩周頌顯明也。思助辭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

甚難。升陘魯地。胄。堯。魚門。邾城門。縣之以辱公。

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

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文公七年春。公伐邾。聞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

文公子焉。非禮也。時晉襄公卒。故為難。聞猶乘也。邾

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非禮。

十三年夏。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

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

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

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

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繹邾邑。今山東鄒縣繹山。其地命已定于天。不遷繹亦卒。邾子以利民為急。而不以死生二其心。所謂

也。知命也。

十四年。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

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

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秋。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

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定公名獲且。

成公十八年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

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

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禮以安國家，利社稷為本。

四年，夏，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

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

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

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

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

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

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

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穆叔，叔孫豹謚。金奏，擊鐘而奏也。肆夏之三，肆夏之文也。皆周頌。工，樂人。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

夏，樊遏渠。呂叔王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皆周頌。工，樂人。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

縣，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華，獻子名起。行人，通使之官。肆夏，文王為樂之大。而鹿鳴為小。故以疑穆子之

拜。元侯，牧伯。肆夏之三，皆昭周之令德。受景福於天。故以享元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

諸侯會同以相樂。鹿鳴，取其我有嘉賓，以擬叔孫奉命而來。叔孫歸德于君。故云：嘉寡君。四牡，駢駢，勤行

不止。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皇華，君遣使臣之詩。言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於忠信，以

奉火。王專。馬。音。卷之七。三。直。齊。律。

補已之不及。忠信為周。其言曰。周爰諮。諷。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忠信之人。諮此四事。咨。咨。于善也。親戚。故云。詢。禮儀。故云。度。政事。故云。諷。患難。故云。謀。此見叔孫善于使。而魯與晉通好。蓋難起於也。鄆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

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

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鄆。今為山東嶧縣。

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數。以魯不能供其政。而鄆小國也。故請欲以鄆屬。如須句。顓臾之比。以自助。仇讎。齊楚也。官命。徵發之命。司馬。掌諸侯之賦。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

鄆。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

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臧紇。字武仲。狐駘。邾地。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髻而巳。狐裘。紇時所服。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孫短。故曰朱儒。

五年夏。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

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九月丙午。盟于戚。

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屬鄆。本以假助。而邾

莒方共虐鄆。魯數救之。反為國病。且恐致罪。故豹辭歸于晉。

六年秋。莒人滅鄆。鄆恃賂也。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

命。鄆有貢賦之賂于魯。恃之慢莒。故為莒所滅。武子代父為卿。見伯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

八年五月。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莒滅鄆。魯侵其西界。故于此正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襄公十一年

春秋左傳卷之七
其封疆
十四 曰死齊

十年秋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事討鄭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郟

取其鐘以為公盤台魯邑今山東費縣舊有台亭乘勝故云遂郟莒邑今郟城縣

十五年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

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會于淝梁以我

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淝梁事詳見晉平楚

康爭伯犁比莒子號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為責

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是秋齊伐魯未得志故邾助之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執邾悼公以其

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濼水歸之于

我還自伐齊沂水源出今山東尼山之麓西流入泗水泗源自陪尾山四泉並發循泗水縣北合為一

晉正邾魯之界以邾田在濼水之北者與魯濼水在南直隸沛縣東北出山東滕縣界入潮陽泗水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

故也因盟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共盟以結好○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

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

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

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

春秋左傳卷之七
齊火在傳為事
卷之七
道齊

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庶其邾大夫漆閭丘邾二邑皆在
 也。武仲深病季孫之過厚庶其及其僕從，為賞盜故也。武仲盜不可治，洒濯精白無私慾也。壹誠也。明徵其軌法以信，而明白可徵也。夏書禹謨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于此，釋除也。謂欲有所除治于人，亦當顧已得無有之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于此。允信也。信出于此，則善亦在此。此帝舜所以念其功者，謂皆由已誠壹，而後功可念，非徒責之人也。武仲之論詰盜，聖人之徒，不是過矣。

二十八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三十一年冬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

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

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犁比，名密州，字買朱鉏。展輿以既立而廢，乘國人之怨，弑之而自立，去疾其兄，齊之甥也。

罪在，罪在鉏也。○據傳則展輿實弑其父，而言罪在于鉏，則弑父乃謂無罪乎，詩義甚矣。

昭公元年春，會于虢。晉楚成而為會。詳見晉楚為成。三月，季武子伐

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

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

孫，而為之請，使請帶馬。弗與。梁其涇曰：貨以藩身，子

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

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

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

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

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

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

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

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

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乃免叔孫。季孫前入鄆，此復取

尋盟，尋弭兵之盟。瀆，慢也。其使，叔孫豹。時在會，故請戮之。桓子，樂王鮒。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其涇，叔

孫家臣藩猶護也。豹喻已為國衛。如牆為人蔽隙。壤猶咎在牆。又惡之。罪益甚矣。出使處。處守。福。小也。言帶狹小。故裂裳。偽若不解。且杜其意也。趙孟。謚文子。忠。謂魯受師。信。謂叔出季處。貞。謂不以貨免。敬命。不敢辟戮。亢。禦也。詳見晉楚為成。夏。叔孫歸。魯天御季孫以勞之。且

及日中。不出。魯天謂魯阜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

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

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躡乎。阜謂叔

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豹恨季孫故。久不出。大阜。二氏家臣。天言忍外。是欲受楚戮。不忍內。謂日中不出。阜言譬如商

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謂之聲。意以季孫貪於取邑。宜受慢也。楹。柱也。叔孫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雖惡

之而不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

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

莒亂也。於是莒務婁。贅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

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

詩曰。無競惟人。善矣。疆。鄆田。以前所取者。正其界。務

儀靡。莒二邑。弃人。謂奪羣公子秩。詩。大雅。言無與競者。惟得人也。舍其弑父之罪。而咎弃人。何失類也。

四年。秋。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

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去疾也。

五年。春。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

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

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

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

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

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如晉即位往見餘見三桓弱公室年

夷莒大夫年婁。今為山東安丘縣。有牟山防茲。今山東德平縣境。舊有防亭，皆莒邑。尊重也。重地。故

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閒暇也。來討。討受年婁也。蚡泉魯地。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

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

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

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

知禮，重其好貨。受莒叛。晉不討，故拜謝。加籩籩豆多

數。若加籩則三獻不稱，故以此辭。三獻。獻視饗餼之

驩。加禮致驩心。好貨，宴好之貨。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

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魚祭乎？周公饗義魯

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

之，將誰福哉？平子，季孫意如謚。武子之子。鄭莒邑。用

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壹，同也。同人於畜牲也。

十一年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稷祥，修好禮也。稷

地。舊闕餘見列。卿世嗣之變。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郟之役。莒人愬于晉。

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

十三年夏。為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七月。遂合

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

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甲戌。同盟

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

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馬守者御

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平丘衛地。不共

不供職。故。侵陵之故。餘詳見晉失諸侯。蒙覆冒也。司

鐸射。魯大夫。飲水。以壺藏于冰。猶飲羽之飲。因值暑

季孫蒙幕。欲壺漿之寒。冬。公如晉。士景伯辭公于

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乃歸

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

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

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

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

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

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

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

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私私與言也。詳見

孫惠伯欲諸侯會盟時。以禮見遣。暴魯無罪。而晉信

讒。執之。故宣子以為患。乃使叔魚以詐恐季孫。季孫

春秋左傳卷之七
無歸期。故懼。泣以信其言。待禮待見。遣之禮。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謂舍族也。

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

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

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叔孫名媯。謚昭子。以三命為國。

政。平子憎其在已上。欲使惡于晉。故以七牢禮。士鞅稱此禮。鮑國之禮。以激鞅怒。遂十一牢。按聘禮。使卿

主國待之。饗餼五牢。前加二而為七。于七加四。為十一。益非禮也。鞅于此已憾昭子。歸費見陪臣交叛。

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

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

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

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

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媯如晉。晉人

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媯。言使人也。晉人使

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

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

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

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

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

春秋左傳卷之七
韓宣子

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
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
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
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
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
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
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
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
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

如始至

翼離姑邾二邑公孫鉏徐鉏丘弱茅地邾四大夫師從離姑則道過魯之武城故鉏欲勿

過武城依山南而去三子恐雨山道下濕不從鉏言遂為武城人邀取姑因此使晉被執與坐訟曲直欲以屈叔孫叔孫捷王制以拒又欲與邾以辱之去兵衆示欲以身死義不為辱彌牟字伯時邾子在晉若亡國無所歸故云悔之何及因更分館二國以兩聽其辭皆執之者蓋以邾不假道亦曲也復審魯曲尤甚屬叔孫於吏減其侍從過邾使見之歸邾子都別邑即箕也旦立以待其期見敬命且不懼也晉復別其介困之獻子欲貨故以請冠為詞叔孫以二冠俱進則無冠故先取其法以製別冠而盡與之曰盡者絕其後請也使申豐欲以貨免乃留使不出不肯免于貨也狗初弗與示不相假歸殺與之示不愛所居雖斃必治臨行如始皆見嚴整無所苟也冬公為叔昭子風節高勁如此春秋中僅一見而已

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

梁其涇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

父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媾至自晉尊晉也

伯復加屈辱將以死抗謀殺之既而以久執謝禮遣之故叔孫竟受其禮以歸叔孫雖賢而魯取邾師不為無罪邾莒之難一也叔孫父子守正不屈不唯故尊晉○國免于兵而且足以為國之重意如逃遁苟免大致辱國人材之係于國也諒哉然豹遇趙孟則以賢聞而免戮媾遇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又可以見晉政之污隆矣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

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

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

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

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

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

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

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

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

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

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黑肱。邾大夫。非卿。故曰賤。邾。

邑。在今山東滕縣。有濫城。傳言人咸以有名為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已猶無也。回。邪也。見利不苟。不回其心。疚。病也。見義則為。無疚于心。守嗣。守先人嗣。言其尊。豹。殺衛侯兄。將求勇名。而書盜。求名而不得也。三叛人。以邑竊食鄰國。欲隱其名。而賤必名之。是蓋而彌章也。二物。二事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大人在位者。章徹謂勇名顯著。攻難。專作禍難。奔走趨赴也。無名不書其名。數列也。無禮惡逆。皆列之不遺。記事之善者也。微。文微顯。義顯婉辭。逆皆列之。不遺。記事之善者也。微。文微顯。義顯。勸懼。故為貴。

季康子構怨邾齊

邾事附

定公二年冬。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閤乞肉焉。

奪之杖以敲之。

夷射姑。邾大夫。與公飲而出。以避酒。閤。守門者。從之乞肉。射姑既不與。復

奪其杖以敲其頭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閤以餅水沃廷。

邾子望見之。怒。閤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

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門臺。門上有臺。公在上。下視庭。閤以去年杖敲之。恨

故以餅水灌庭。令邾子見怒而問。答以為射姑旋弱。所污。故以水淨。遂命執射姑。不得。愈怒。甚至墮鑪中。以死。及葬。先以車殉。別為便房。恐污藏中也。卞。躁急也。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

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

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

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

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隱公也。王朝

者之贊。不度不合禮度。嘉事謂朝禮。不體不得其體之正。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

之士。此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哀公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濶沂

之田而受盟。絞邾邑。濶沂水。郭水以東。沂水以西。

七年夏公會吳于鄆。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

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

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

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

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

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

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

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

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

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

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常。自

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郟，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吳伯中國，故會郟。餘見句踐滅吳，不用其議。景伯以不信于吳，不仁于邾，必危國。孟孫以其言為賢，欲使諸大夫從之，皆對以夏時諸侯以萬計，惟大小相攻伐，故肯以亡。今肯盟伐邾，既不恤小，又不事大，不相趨於亡乎？何不言，但言而不聽耳。凡以兵加人，德足以勝之，而后可。今德不過邾，伐之豈可耶？蓋諸大夫皆以伐邾有吳患，不能回季孫之意，故不樂塗山。在

今鳳陽府懷遠縣，執王。大國，執帛。小國，范門。邾郭門擊鐘，不禦寇也。茅成子，名夷鴻。

邾大夫茅其食邑。今為山東嶧陽縣。舊有茅鄉亭。請告求救也。邾子以魯近吳，遠雖救不及，且國內自足以拒魯。成子以茅叛，知亡國，欲以自守也。魯師遂入處其公宮，晝夜掠，以其君歸，獻亳社。見其亡國與殷同，負瑕，魯邑。嶧陽縣，舊有瑕丘城，邾所都。昔魯得邾之繹民在負瑕，故因此辱之。康子殘暴已甚，十端為束韋，熟皮也。四數曰乘，僻陋也。郟，衍即郟也。求成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貳，副也。私，屬也。

八年春，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于子洩，對曰：

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
 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
 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
 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
 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
 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
 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
 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
 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
 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

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
 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
 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
 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口
 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
 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
 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
 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

盟而還輒字子張不狃字子洩皆故魯人奔吳名大國名情實也違奔亡也未臣所適國若有伐本國者則還奔命死其難所魯因托者則為之隱諱又不可以私怨惡發弃鄉黨之好輒魯公族故謂宗

國不狎言魯緩時雖無黨急則必有共其患救之者
晉齊楚合魯而為四不可輕也又故由險道欲使魯
成備田僑田吳界鄆人亦僑田于吳滬管漬管草于
水滋濁也道鄉道也武城魯邑今山東費縣有武
城亭王犯吳大夫先奔魯為之宰子羽武城人其父
與犯善吳既克武城則其人以二子之故將固與吳
吳得據之以為魯患非若客兵遠涉敵境者比故懼
景伯言康子召兵何求何須訪求也東陽五梧蠶室
皆魯地山東青州府北有東陽城公宿庚者傳互言
析朱鉏為三人同車戰言二人獲言二人者傳互言
之同車能俱死是能使入致死必能守國庚宗魯地
泗水微虎魯大夫于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于十
百人中終得三百人卒終也若有若與其內三遷畏微
虎也景伯欲吳退師以禮魯而與平引華元事為言
季孫弗從遂負載書將欲出盟釋舍也魯人恐盟猶
未已欲因留景伯為質于吳既得吳許復求吳王子
交質吳不肯遂已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
而逆之季魴侯通馬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

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六月齊侯使如吳
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
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梡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
以為政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
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
悼公名陽生前以不得立奔魯陳僖子召而立之詳
見田氏傾齊魴侯康子叔父鮑牧齊大夫以不歸季
姬故伐我取二邑復請師于吳吳前為邾討魯既盟
而去邾子猶未歸今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子餘
宰嚭字梡擁也革邾太子賓臧會子明嬰之子季姬
歸而嬖故歸邑謹闡定陶縣境舊有謹亭有闡鄉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將進受
命于君詳見句冬吳子使來倣師伐齊前年吳與齊
謀伐魯齊既

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子、邾

子、郟子，伐齊南鄙。師于郟。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

師乃還。

郟，齊邑。齊弒悼公，以說於吳。詳見田氏傾齊，句踐滅吳。

十一年春，齊為郟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

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

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

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

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

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

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

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

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

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

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

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

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

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

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

請死。」

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

其軍。孔子曰：義也。

齊與魯平，故辭吳師而魯反與吳。今山東

肥城縣境，舊有清亭。一子季孫，二子孟孫，叔孫。境，齊魯之界。封疆境內近郊之地。求始欲公親將，而二子以師從，則兵勢壯，可禦齊于境。二子不可，齊師深入，則國危，故必季氏專將。凡國人皆從，有決死之心。而後齊可敵。又言齊車雖眾，不及魯都邑之家，敵之猶有餘，不須患寡。二子以政不在身，不能戰，非其所耻。季子身任魯政，不戰而喪列，是宜耻耳。季感其言，朝而使從，與二子言黨氏朝中地，叔孫始問之，辭孟強問之言，小人以諷其不能，故叔孫以為鄙。我蒐閱車乘為戰備，孺子洩諷子之武伯彘也。顏羽、邴洩、孟氏臣弱少也，用命致死也。徒卒精兵以自衛也。雩門南，城門右，師五日乃從，不欲戰也。務人昭公，子公為保，守事充，繇役煩，政重，賦多，勉死戰，蓋傷國勢之微也。而以身矯之也。稷，曲，郊地名，不信子言，求號令，未信也。三刻與眾三刻約信，如如遲言從之。踰溝也。冉有之師遂入齊師，孟孺子之師已奔，齊逐之。二陳、齊大夫之側，孟氏族言馬不進，不伐善也。不狃，魯士。五人為伍，敗而欲走，不狃言我不如誰而乃走，伍謂止而

戰乎。不佞言止戰。惡足為賢。皆無戰志。師獲。冉求師所獲。不能師。不能整師也。見魯亦有勇士。而齊師亦弱。季孫不能使其眾以勝之。求雖屢鼓其志。不少競。孟孺子既以右師奔。復以已。與御羽。右師自為優劣。觀洩曰。驅之。師之奔。皆洩罪矣。言之尤非。軍帥體。注。重。童名。乘。同。車。時人疑童子當傷。故夫子以社稷為重。勿殤。冉有用矛。師皆奮而入敵。故稱以義。夏為郊。是時魯勢微甚。幾不國矣。故皆勵而振之。

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艾陵。齊地。今山東沂州。齊魯之境。詳見句踐滅吳。秋季。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十五年。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

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

瓘。陳恒之兄。字子玉。時陳氏篡齊之勢已成。故公言之。仲由得其情。遂與平。餘見陪臣交叛。

十七年。十二月。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

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

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

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齊侯

弟。平公敖也。蒙。魯地。今山東蒙陰縣。齊稽首而公不答。故怒。執牛耳。謂尸盟者。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發陽。即鄆也。在十二年。見句踐滅吳。彘。武伯名。以

吳。夷也。圖。羈。要盟而妄執。非可據。衛與魯宋盟。差次宜執。魯茲與類。故同之。羔。惟兩舉所見。武伯自得之。衛也。

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頹。齊人責稽

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
 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閭丘息曰
 君辱舉王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
 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
 辭曰敢勤僕人顧齊地臯緩也高蹈猶遠行二國齊
 我遠行來為此會惟據周禮不肯屈致主客俱有兵
 革之憂息問丘明後遽驛騎也僕人魯君之從者次
 舍也舟道齊地息以魯侯在齊齊侯不能
 即至欲為魯除館而魯辭之敢不敢也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

父立子越人歸之天子革奔越時句踐已滅吳

二十四年夏四月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

何何亦無道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

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

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

子曰他日請念越欲使魯還邾田以駘上為封界三

與后庸盟病耻從蠻夷盟也因思子贛而言及之言
 若在必無此辱文子恨季孫不能用于平日臨難方
 思故言他日請念
 以過此復不念矣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七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八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魯

魯與宋衛之好

僖公元年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求還慶父之賂詳見

季友立僖公

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

之好且及莒平也洮曹地莒以鄆故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

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衛人伐

齊泲之盟故也。向國莒滅而邑之甯莊子名速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公懼于

晉殺子叢以說焉。時晉文伯業已成冬衛侯與元咺訟。不

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詳見晉文公之伯與甯武子弭晉難

三十年夏公為之請納王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

之。秋乃釋衛侯。詳見晉文公之伯

文公四年秋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

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

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

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武子名俞。衛大夫。湛露。彤弓。二詩皆小雅。私。私問之。肄。習也。言自習此樂歌。非為己。以魯人失所賦。故佯為此詞。朝正。朝而受政教也。湛。湛露。匪陽不晞。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見天子而敬畏。自用其命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方稱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以歌者大不敢僭當也。

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

子聘于陳。且娶焉。以親衛故。而并及陳。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為娶。

宣公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

始修好。且以未事晉而謀會之。

春秋左傳卷之八

成公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次降上一等下降上二等衛本侯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為中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八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

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冬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

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

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

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

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媵禮

也韓奕詩大雅其五章言嫁女于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嫁父之德宋公如

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先君亦望子之

春秋左傳卷之八
若此。綠衣。詩邶風。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同姓。媵。故云禮。

襄公元年。冬。衛子叔來聘。禮也。

二年。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

孫桓子之盟。餘見孫甯廢立。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

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

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

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

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

不堪也。褚師段。宋共公子。字子石。逆迎也。受享禮。始賦。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魚麗。詩小雅。亦武子賦。卒章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公喻武子奉使為國光輝。

昭公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

如晉。己亥。卒于曲棘。詳見季氏逐昭公。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春秋左傳卷之八 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詳見季氏逐昭公

定公六年二月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

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

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

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

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馬。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

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

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妣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

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

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

自出入其國門。豚澤。衛地。子瑕。衛嬖大夫。文子。公叔

發。舒鼎。文公之鼎。昭兆。成公寶龜。鞶鑑。定公之鞶帶。

以求納昭公。蒙覆也。大妣。文王妃。○國有老臣。知國

故事。能息兵。以全舊好。賢矣。即以其臣同升諸公。而夫子稱其文者。

小國交魯。戎狄附

向。今為南直隸

隱公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

入向。以姜氏還。今為山東滕縣

滕薛。薛。滕縣南有薛城

隱公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

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經常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

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

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

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

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

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薛祖奚仲。夏時

正。上官之長。非周同姓。故稱庶。擇。擇所宜而行之。薛任姓。齒列也。

文公十二年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宣公九年秋。滕昭公卒。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十年。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成公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

襄公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三十一年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成公來

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

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兆。死兆。在葬處。故曰死所。

昭公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五

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

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

乃先受館。敬子從之。忌，忌日也。懿伯，舊云敬子之從祖。惠伯之叔父，疑即惠伯之父。

敬子，叔弓謚。惠伯，子服椒也。禮，忌日不用，不為他事也。故叔弓為椒避，不入。椒言公不以私廢而先入。故叔

弓亦入。

三十一年夏，薛伯穀卒，同盟。故書○。滕薛皆侯爵也。而滕降子薛降

伯，先儒蓋臆說耳。竊謂或自以國小，不能從侯禮，乃自取以從殺耶。

杞。杞，今為河南杞縣。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三年夏，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曲池，今山東汶上縣境，舊有曲池亭。

莊公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

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洮，魯

地，非事，非諸侯之事，言上下舉動皆有制，展義，宣布德義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

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

出曰歸于某。歸寧，歸問父母寧否，歸不來之辭。

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

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

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禮，同盟者皆以名赴，則亦書其名。有

既同盟而不赴以名，則不達于禮。故辟之，若非同盟者，辟除也。敏，達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杞先代之後而迫于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冠有時而夷此來朝而復用夷禮公以此卑之故經秋入杞責無禮也貶其爵

文公十二年春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

言非女也公即位始來朝不絕昏立其嫡以為夫人也。不書大歸未歸而卒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已成婦。故不稱女。

成公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來言其故

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歸其見出來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

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叔姬已絕于杞魯復請杞還其喪以葬還為杞婦故卒

襄公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稱杞既弃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魯女歸杞者凡二出

二十九年六月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時晉治杞田魯

歸之故來盟賤賤其用夷禮

州穀鄧州今為山東冠縣穀縣有穀城鄧今湖廣襄陽府有鄧城

桓公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

有危難不能自安出朝而遂不還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鄆鄆今山東嶧縣

僖公十四年春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

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季姬魯女鄆夫人也鄆子本無朝志因公怒季姬召之朝

宣公十八年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

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鄆殺鄆子弑皆殺也別內外之名

曹子臧讓國附曹今山東曹州

桓公九年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

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嘆所

也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皮帛繼子男故賓之各當其國之上卿施父魯大夫特曹伯

有疾而世子出聘憂其父之將及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

文公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

命古之制也

成公十三年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

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

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

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

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

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伐秦見秦晉交代負芻成公名欣時

子臧名。皆曹宣公庶子。太子嫡子。國人素附子臧。且不義。負芻。故從之。請請留子臧。反子臧。反致邑。不食其祿。○曹小國也。篡弑大惡也。速討焉。亂即弭矣。而乃請俟他年。使君國踰年。而人心已戴之。為君。故得以為辭。是晉成其惡也。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

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

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

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

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

宋。不及。惡不及民也。稱人。示眾所欲執。惡止其身。則不稱人。聖人權不失正。故能達次。賢者下。愚者

十六年六月。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

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忘曹國社

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

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

敝邑。敢私布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

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出。憂未弭。言君薨。太子弑。相繼。鎮公子。子臧也。泯。滅也。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以今君

有罪。則已列于戚之會矣。蓋是時凡篡弑者。既與諸侯同會。則不復致討。故云然。不出。不仕也。○負芻。篡

位。國之賊也。子臧既為國人所嚮。曷不正其罪。而更立賢君乎。至諸侯見于王而立之。即從人望。以主國

而討負芻。何病義之有。乃避之以濟其篡。吾不知其所守何節也。然于爭奪者。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襄公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邾邾在東汶上縣北今山

文公十一年冬邾大夫朱儒自安于夫鐘國人弗徇

安處也夫鐘邾邑徇順也

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大夫以夫鐘與邾邾來

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

尊諸侯也太子自安于外邑故國人別立君而太子以既書爵故不書地以泯其竊地之罪

邾邾城縣有邾子廟

今山東邾

宣公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

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十六年秋邾伯姬來歸出也

襄公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

昭公十七年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

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

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

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

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

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

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

鳩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五鳩

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

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

聞之。見于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猶信少皞金天氏黃帝子。已姓之祖。郊

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

緡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神農氏。姜姓祖。有火瑞。以

火紀事。名百官。共工以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農前。

大皞後。亦受水瑞。故以水名官。大皞伏羲氏。風姓祖。

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摯少皞氏之名。鳳鳥知天時。故

以名歷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伯

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鵙鷦也。以立春鳴。立夏

止。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

鳥為四司。皆歷正之屬官。祝鳩鷦鷯也。祝鳩孝。故為

司徒。主教民。鳴鳩王鵙也。鷩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

制。鷩鳩鷩鷩也。鷩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鷹

也。鷩故為司寇。主盜賊。鷩鷩春來冬去。故為司

事。是為五鳩。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為名。雉有五

種。西方曰鷩雉。攻金之工。北方曰鷩雉。攻皮之工。伊洛之

小邾

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夫子學而嘆之。時年

東滕縣境

莊公五年秋。郎犁來朝。名未王命也。

附庸未受爵命為諸侯例。

稱名。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

襄公七年夏。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魯七年朝魯無傳。

昭公三年秋。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

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

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

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

一睦。小邾也。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

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采叔詩小。

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菁莪亦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昭子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久有國。

哀公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

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

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

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

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也。濟成。

介介。今為山東膠州。

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

會。饋之芻米禮也。

葛盧。介國君名。昌衍。在今山東曲沃縣境。舊有昌平城。嫌公行。不

春秋左傳卷之八

當致饋。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燕，宴禮。好，貨好也。一歲再來，故加之。周禮：夷、貉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獸言者，故聞牛聲而知其情。

戎狄

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夏，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桓公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

來稱會成事也

舊好，惠隱之好。凡公出入，皆告廟。告于策，速紀有功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凡會，必有事。二君會，則或以其地之近，或以其事之重，而為主賓。互相讓而事成，故往書會于某，歸書至自某。明有讓以為禮也。參以上，則必以國強爵尊，或伯國主其事，故來歸則書至自會，以見其會事之成。凡諸侯會，必有讓與事。此今稱者，各舉其重耳。

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來，

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襄公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魯取小國

僖公十七年夏，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

于下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

之也項。今山東項城縣。今山東泗水縣。

宣公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牟。今山東福山縣有牟城。

襄公十三年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

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邾。今山東濟陰縣有邾城弗地不

有其地

昭公四年九月取鄆言易也詳見邾莒之難鄆見上卷

孔夫子仕魯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

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若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

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

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

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

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

亦莫予敢侮鱣於是鬻於是以此餬余口其共也如是

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

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

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

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師之梁鄭城門僖子名獲大夫其屬也。聖

人謂正考父滅于宋謂其子孔父嘉為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孔子之六代祖也弗父何正考父之曾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適嗣當立以讓厲公三傳而至考父考父相宋三君曰戴武宣三命上卿言高位也銘考父廟鼎之銘而僕而偏而俯言愈共循墻不敢女行莫敢侮言恭甚而人不之慢於是鼎中為饗為鬻以餬口而已言至儉也。紇武仲也。正考父以明德而不得志于宋其後應大于孔子獲沒得以壽終也。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知禮則位可安故曰定位詩小雅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夾谷今

春秋左傳卷之八

山東淄川縣西南夾谷山一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地犁彌齊勇士不知孔子大聖徒以知禮稱之萊人齊所滅萊夷兵之以兵擊萊人辟辟去萊兵也如此盟謂如此盟記之禍茲無還魯大夫言須齊歸汶陽田乃共齊命梁丘據齊嬖臣故舊典成會成事也犧象犧尊象尊嘉樂鐘磬柷敔不成者裨草之似穀者喻享不具禮穢薄若柷裨孔子知齊懷詐故拒之鄆謹龜陰三田即汶陽田也龜陰龜山之陰在山東泰安州境後人因名謝過城

十二年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將

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

成弗克三都費邱成也強盛為國害故欲墮之不狃費宰輒不得志于叔孫氏申句須樂頎魯大

夫仲尼時司寇二子不狃輒也處父孟氏成宰俱詳見陪臣交叛○是時費邱數叛為二家患故仲由宰季氏而墮之未暇專為公室謀也若成忠于孟氏則不能墮矣夫子因而斃之蓋亦撫其機而不失耳蘇子瞻乃謂孔子之所以為聖或謂非孔子事是過待聖人而考之未詳也

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

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

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

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

乃歸文子名圉攻大叔事見衛父子爭國胡珣通鳥歸所謂自衛反魯樂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

正雅頌各得其所

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

春秋左傳卷之八

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云田賦。發問也。卒終也。行。行政事也。丘。十六也。以丘賦。周公之舊典也。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十四年夏六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

懋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瑩瑩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弔恤也。懋強也。俾使也。屏蔽也。無自律言我無以為法也。餘見哀公孫越。

列卿世嗣之變。孟獻子之立。叔孫穆子之立。季悼子孟孝伯。臧為之立。叔孫昭子之立。孟懿子之生。臧會之立。季康子奪適。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內史中大夫。叔服其字。葬僖公。故來會。公孫敖慶父子。謚

穆伯。穀。字文伯。難。字惠叔。敖。二子也。食。謂祭祀供養。收。葬其身。豐下。順。領豐大也。

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

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

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

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

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寇猶

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

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

弟如初。從之。已。莒姓。戴聲。皆謚。聲已。辭言聲已在。可無復聘也。襄仲。公子遂。謚敖之。從弟。莒

被徐伐。求援于魯而盟。鄆陵。莒邑。惠伯。叔牙孫。名彭生。既諫。公復和於下。成和也。舍。不娶也。反。還莒女也。

八年。秋。襄王崩。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

氏焉。

十四年。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

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

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

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

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

許。敖。雖以淫奔。而魯復立其子。故求復歸。遂不許朝。錮之於家。穀。子名蔑。是為孟獻子。以其幼弱。故讓

於弟。請葬。請歸葬于魯。

十五年。夏。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

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鄆一人門于戾丘皆

死教喪父不得歸齊人或為之謀飾棺不殯示無所歸堂阜齊魯境上地卜人魯下邑大夫惠叔前請至今期年猶未已毀過喪禮魯哀其志得殯於孟氏之寢如叔服言大夫喪還不書因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義故書之葬制如慶父以罪降也聲已怨教弃已故帷堂以自隔襄仲忿其奪已婦故弗哭感惠伯言親親宜厚乃率以哭致美各盡其美好善吉事也二子教在莒所生者惠叔卒獻子立傳闕記聞於國愛之篤也不如死以死自明也句鄆○以上為孟戾丘魯二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獻子之立以下叔孫穆子之立

文公十一年秋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以

命宣伯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身長三丈故名宣伯僑如謚詳

附見晉并諸戎

成公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為君逆故稱叔孫舍族為不稱叔孫因謂春秋

之稱善也或其詞微以隱矣而其義則明以顯惟因事以志其事而以義則深以晦或婉曲以示順而尤秩乎其成章或盡其事而詳書之而實粹乎其無汚凡善者以褒惡者以貶而勸懲之訓著故唯聖能之

十六年六月晉楚遇于鄆陵戰之日齊國佐高無

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

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傲備

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

者卻擘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

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鄆陵事見鄆陵之戰壞隤魯邑穆姜

成公母淫於僑如欲取季孟二家以益之公不得已托晉難以緩其事偃鉏公二庶弟皆君欲廢公更立之公恐有變故申勅宮備設置留守致後晉楚戰期因得譖云待其勝者而從之訴譖也七月公

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

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

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

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如初復欲

逐二子督揚鄭地畏鄭不敢過之聲伯名嬰齊豹僑

如弟先慮僑如之禍奔齊聲伯知其賢不忘宗國故

就使之請逆復戒其使者必須逆師至已乃食故為

食以待使未至四日不食既至又先食之而後食見

其忠

宣伯使告卻躒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

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

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

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

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

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躒曰苟去仲

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

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

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

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

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卻躒曰吾

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

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

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

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

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

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

季孫及卻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

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

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宣伯知犢惡樂范故以季

魯地親於公室言親魯甚於晉公室情淫慝之情仇

雙言齊楚也屬齊楚則還為晉仇隸賤官介因也承奉

也無私不二不忘君謂力辭邑請季孟見其忠也盟

僑如諸大夫共盟之以為戒刺偃偃獨與謀故召豹

不絕其後且立賢也聲孟子齊靈公

母高國齊二卿傳終言僑如之佞

十七年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

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

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

于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

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洹水在今河南

經末和鎮入衛河一名安陽河瓊王現珠也食珠毛

含象淚下化為珠王滿懷夢中復歌之不占知其凶

也狸脈地名繁多也莫暮同傳戒數占

夢○嬰齊忠賢而不求世魯故不競

襄公九年夏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三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

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

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

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

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

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
 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
 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
 於此弗得出矣因穆姜薨追記其始往之筮前魯以
 其淫亂故徙之太子宮艮下艮上艮
 震下兌上隨五爻皆變唯二爻不變故為隨周禮大
 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周易周易用變爻兼之卦
 為占九六也此獨言八七八定爻也舊說謂二易用
 定爻為占理或然史疑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變
 爻得隨卦而論隨為出之象以苟悅于姜姜自知不
 吉而曰無也周易五爻皆變則占之卦之定爻六爻
 變則占之卦彖詞史言隨而不言用爻故姜因而即
 以彖為言據周易故姜亦不及他易因引周易言隨
 以四德備而後無咎詳引四德之善不可以誣妄得
 之已行皆與四德相戾故必凶婦人卑于丈夫故曰
 下位姦淫也傳言○以上為叔孫穆子之立以下
 穆姜辨而不德○為李悼子孟孝伯臧為之立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
 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
 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御叔魯御邑大夫武仲多知時稱為聖人故譏其不
 預知將雨而出遇之為不知穆叔言其既不任使而
 又傲君之使徒靡祿而無益故為國蠹古者大夫以
 國邑為家重貢於公是臧已而貢之故以倍賦為罰

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
 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
 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
 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
 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

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

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馬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

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
 門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
 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
 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
 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
 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
 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
 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
 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

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
 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
 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
 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
 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
 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公彌字公
 鉏悼子名

紇皆武子庶子申豐其屬大夫兩問而治行示以失
 常不敢預也紇武仲名客上賓也重席新樽絜降逆
 皆尊寵之以示立旅而召使與齒皆卑下之以示廢
 季氏雖素愛悼子見頓易常分又恐公鉏不從故失
 色旅旅酬也馬正家司馬閔子馬字馬父所位也言
 廢置在父惟當敬共其命禍福唯人自召不可以常
 論公鉏從之而富且出仕於公為左宰御駟孟氏之
 屬官豐點名羯孟莊子庶子孝伯其長名秩為孟孫

為之後也。請讐臧。知公鉏怨之深也。鉏為言秩固當立。若能立。則比臧之立。紇尤為有力。蓋臧順季氏意。而季氏能專立之故也。戶側喪主。季氏因已廢長。立幼。故前弗能應。於此亦狗唯才之對。而不得復以長幼為序。又云孟孫之命。蓋誣之也。紇多智。自知作不順於季氏。季孟將踵其逆。以搆已。故多涕。蓋自傷也。更正詞以答其御。愛則縱欲。長惡。故曰疾。惡則拂情。止欲。故曰藥石。告臧氏為亂。為公鉏仇之也。戒為備。辟穿藏。藉除。借人除葬道也。正夫。遂正也。甲從以甲士。從已。視作者。畏孟氏也。季孫時已悔。前廢立。追怨紇。故怒其甲。逐之。鑄國名。其姪穆姜。媵母之子。與穆姜為姨。兄弟立之。立為嗣。大蔡。大龜。不弔。不為天所弔。又自言罪輕。應有後納。蔡以請。可得立也。賈使為代。已請而為。乃背賈。自請馬防。臧孫邑。今曲阜縣東有防山。智不足。謂使甲從已。慮事不周。二勳。謂文仲宣叔。此夫子所謂要君者。其人從者。謂將陳其罪惡。盟大夫以為戒。臧以廢立。季孫所忌。故云無詞。惡臣謂奔亡者。外史掌之。盟首。載書之章。首。仲遂僑如。事俱見前。孟椒。獻子之孫。子服惠伯也。居語詞。臧孫心服。盟已之詞。嘆國之有人。又揣知其為椒。皆

也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

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

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

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其為田與之邑。言伐晉。自誇其功。臧孫知其將敗。不欲

受邑。故以鼠比之。使怒而止。以避其禍。夫子故稱之為知。而原其奔亡者。由其廢長立無。逆天理而拂人情也。又引書云。行事常常。

念如在已身。則無此患。○臧為之立。以下為叔孫昭子之立。

二十四年冬。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

有禮也。賜之大路。

邾。王城也。於是穀維毀王宮。齊因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城之。大路。

天子所賜車之總名。

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

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旣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

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旣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菜，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旣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

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

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穆子叔孫豹謚

畏宣伯之難先奔齊庚宗魯地有婦人聞其故哭送之上僂肩僂上僂偃猴喙口如豬穆子以夢異故志之以待驗饋饋宣伯也願之父言始為亂已有此願蓋忿詞既立立為卿姓子也問有子否豹以牛狀名與夢協故寵之其亂蓋天啓也豎小臣為政掌家政明齊大夫穆子在齊與相知及歸而明娶其妻故怒并惡其二子而遲逆之丘猶魯地孟丙鑄鐘也際接也古欲使從已孟不可為孟鐘為孟丙鑄鐘也際接也古者大夫立子為嫡必須接見同僚孟未接諸大夫故饗之以豶血釁鐘曰落具享具日享日謁白也命日詐命之日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以怒豹而又止其牲此牛以計殺其長子萊書公御士名觀於公

私遊觀於公宮環。王環示。示叔孫命佩。詐命使之佩。而何如何。起穆子之問。自見仲已自往見公。而自佩其環。古者大夫立子為嫡。必以見之於君。今不由父命。故怒牛。又以計逐其次子。杜洩叔孫氏宰。牛不食叔孫。故告之饑渴。而使以戈逐之。牛寵任日久。洩卒不虞其惡之至此。未喻其意。而云求食可得。無須去之。牛又詐稱叔孫病。惡見人。使饋者置於个而去。不以食叔孫。復寫器令空。示已食。徹之。絕食三日而去。不个。東西廂。昭子。豹之庶子。名娒。昭子。叔仲帶也。與南遺。皆季氏家臣。使毀杜洩。憎其異已。故惡毀也。路。王前所賜。豕。卿謂季氏介次也。左。不順也。吾子。謂季孫夫子。謂叔孫。書名。定位。辨服。車服之次。王正所書。勳。王功也。杜洩。據禮守正。卒不能奪。去中軍。非叔孫意。証之以媚季孫。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杜

洩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

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

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

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

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

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

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

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

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

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

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

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

春利在傳... 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五

子。亞卿也。抑少不終。舍中軍。詳見三桓弱公室。殯叔孫之殯。哭痛其見誣。帶叔仲子

名。不壽而終為鮮。鮮。年少也。西門非魯朝正門。自朝從生時朝覲之。正路。遷易也。自自從也。葬而行。盡其終事。方自遠也。仲壬。聞喪而歸大庫。曾庫名。今

山東曲阜縣。東有大庭氏庫。東鄆。叔孫氏邑。亂大從猶亂。大作。隱言殺其父耳。披。折也。塞關。齊魯境上。關

寧風。齊地。不勞。不以立己為功勞。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莊叔。叔孫得臣。謚穆子父也。離下坤上明夷。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楚丘

上人姓名。行。出奔。祀。奉祀。此下皆詳解卦占之義。離為日。夷。傷也。日入地。故曰明夷。日之數。自甲至癸。故

曰十。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皐。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

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曠其位以尊王公也。日中盛明。故以為上。當王。次之為公。又次之為卿。此以十

時當十位。而止於卿者。以占者卿也。此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

春火... 直... 齊...

明未融。故曰當且。莊叔，卿也。以卦論之，當為卿。故曰為子祀。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不足，故當為鳥。鳥飛行，故曰于飛。于，日為未融。于鳥為垂翼，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且，位在三四，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艮合體，故曰火焚山，艮為言，為離所敗，故曰言敗。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易離下離上，畜牝牛，吉。故曰純離為牛，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道冲退，故飛不遠，翔翼垂下而不高峻，故不能廣遠，不翔不廣，故必為子祀。且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不足以終卦體，故將不獲其終也。○據傳，穆子之禍，預兆於著，繼符於夢，有若前定，不可避者。然君子以守道為正，知人為哲，機祥夢卜等。○以上為叔孫昭子之立，有不必道者矣。○以下為孟懿子之立。

十一年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祊。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

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僖子使助蘧氏之筮，反

自祊，祥。宿于蘧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丘人，其

僚無子。使字敬叔。祊，祥地。闕，泉丘魯地。其女以夢當為孟氏婦，故從僖子。鄰女為僚友

者，因隨之，而共相為盟。筮，副倅也。蘧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納泉丘女，令助之。懿子敬叔，似雙生。字。○以上為孟懿子之生，養也。○以下為臧會之立。

二十五年，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偃句以

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

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

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

而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為賈正馬，計於季氏。臧氏

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僕句不

余欺也。」臧會，昭伯從弟。僕句，龜所出地。因以為名。僭不信也。問，問昭伯起居。會家事盡對，而內事

不對。若有他故，以疑昭伯欲亂其家也。執戮，惡其詐也。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計送計簿也。臧氏伏兵逐會，執之。致平子怒。昭伯因從

昭公伐季氏不克，從公出奔。季孫恨之，乃立會為臧孫。會以僕句為信。桐汝，里名。○國，以上為臧會之

亂。君亡以僭獲利，世道之衰極矣。○立，以下為季康子奪適。

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

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

仁，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

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

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

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正

常

桓子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弗從。已死，南孺子，季桓子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肥，季康子名。桓子庶

長子，退辟位也。共劉，魯大夫，殺之。康子使殺之也。討，討殺者不反，義不可反也。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八終

